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仁宗朝

仁宗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大王

諱 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五日癸丑誕降于景福宮在位一年乙巳七月朔日辛酉昇遐壽三十一葬孝陵在高陽

中宗大王三十九年甲辰十一月庚戌十五日中宗大王昇遐于昌慶宮之歡慶堂越六日王世子即位上 中宗元子生有異質三歲讀書已通字義不事遊嬉動作有度人以

為生知在東宮二十五年孜孜問學踐履篤實每日昧爽問寢視膳退御三時書筵朝以經晝夕以史或有故不御書筵則常自不懈於心至夜深披覽近思錄自警編大學衍義等書翌日雞鳴又讀書筵所講書平居終日端坐未嘗跛倚雖祁寒盛暑亦然沈靜淵默戲褻之言未嘗出於口 中廟嘉 上德器之天成博選名儒為賓僚使輔翼成就賓僚每講退相慶曰堯舜復作於東方也然 上不欲安於小成凡有懿行不喜人知如有稱

譽之言輒有不悅之色雖尋常翰墨亦未嘗
示人一日以手札賜宮僚薑曰不輟薑食為
其通神明去穢惡也諸君子動慕夫子雖飮
食之末必有所取法焉故以是送之宮僚相
傳為寶玩至是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
鏡等以遺命奉國寶以進上號慟不受羣
臣終日送請寶至則輒哭在廷者莫不掩泣
及夕明燭進輿上却不御步至御坐側鞠
躬而立羣臣又力請具冕服即位御明政殿
厯受百官賀頒教大赦尊 王妃尹氏為王

大妃冊嬪朴氏爲王妃命國家機務一委大
臣非喪事毋得啓稟○十二月生員辛百齡
等上疏略曰我國自祖宗朝以來莫不以
正士習爲先故道無二致敎無二術廉明愷
悌之士涵養於草野忠良正直之臣輔佐於
朝廷自玆以降人心漸訛風俗淆漓異己者
惡之媚己者悅之守道者謂之好名直言者
謂之矯激羣議衆排流放竄殛至于戊午己
卯而極矣由是爲子弟者以功名爲先而義
理爲末爲父兄者以正直爲戒而糢糊爲法

衆之所同好焉舉而用之乃公也衆之所同
惡焉激而出之乃公也今日之勢正猶垂亡
之人氣息奄奄而不思所以救之 殿下自
今已往崇節義革委靡使為人子者知有其
父而不知有其身為人臣者知有其君而不
知有其身則將見朝廷之上為臣者皆守道
循理之人巖壑之下為士者皆窮經尚志之
人也 上答曰疏辭所論切當哀憫罔極之
中不敢條答予當留意焉

乙巳 元年春正月臺諫論左議政洪彥弼臨事

多謬 上批曰不改父之臣古有其語 先
王甍逝纔經一朔遽大臣職則恐有乖於不
忍死其親之義而大失待耆舊之道也彥弼
屢請遞免優批不許○議政府上 大行大
王廟號曰中宗 上曰 先王撥亂反正使
宗社四十年乂安中興之功於是爲大盡徵
世祖廟號改宗稱祖也右議政尹仁鏡等引
書無逸殷王中宗事以啓曰祖有功宗有德
宗非遜於祖也 上曰 先大王與殷中宗
德則相符功則尤大議以祖號予之望也仁

鏡等又啓曰宋高宗議號時洪邁欲稱祖光
衰以爲漢光武以長沙定王之後入承大統
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之子直承大統
不必稱祖今 世祖以弟繼兄故稱祖大
行大王直繼 成宗之統則不當稱祖也
上不得已從其議○右議政尹仁鏡等啓言
卒哭後燕居服依 成廟時 貞熹王后喪
制當用黑笠 上命臺閣弘文館議之議曰
祖宗朝皆用白笠而 成廟始變舊制然其
時下教有曰變凶從吉心所不安則 成廟

聖意亦可見矣且國俗平日常着白衣今着
用黑笠與平日服色無異請一依五禮儀卒
哭後白笠之制從之○命卜相 上以手書
諭大臣曰輔相之職百責是萃相得其人則
治否則亂亡是以古之明君必廣擇鴻儒碩
德而任之至有拔於板築之中者今兩相次
陞當卜其代惟我 先王培養人才可謂盛
矣擢而授之必有其人當慎擇有德望者以
宅其位予以否德慘遭大故懵無所察凡經
邦重事皆係大臣如得賢輔國之福也盖聖

意在於李彦迪也右議政尹仁鏡辭以儒相引入及大葬後復命枚卜仁鏡又言資秩當次者在外有病難及詔使接待之時也竟不卜彦迪○右贊成李彦迪以疾辭職 上答曰往年卿上十條之疏 先朝賜予以觀且卿入參書筵所言皆正予嘗歎服令內醫院製藥以送卿須調治上來○二月葬 中宗大王于禧陵時 上哀毀踰節羸瘁已極羣臣仰瞻天顏已非復昔時而猶欲隨詣山陵親奉玄宮大臣率百官力請止之 大妃又

縷縷勸止及發引扶出幄次哀不自勝欲竢大轝下山陵之郭而還入齋殿承旨以惱撓慈殿爲言　上乃還猶哭不絶聲○命追書大行大王睟容開局於明政殿西廊以左賛成成世昌利城君慣掌其事杜城令巖扶安縣監蔡無逸亦以善畫與焉○三月大學生朴謹等三上疏訟趙光祖諸人寃請復其官上以手書答曰居首善之地好古論時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　先朝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大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

自有朝議言是非則得矣定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夏四月旱減膳求言○命刑曹審慎拷掠俾無冤枉仍歎曰安得使寡人之世無一民作奸犯科者乎○上行晝講不御正殿不設交椅坐于階上大臣等奏曰人君威儀宜慎初政今無灾異何為避殿乎 上曰今玆之旱雖不太甚予不欲汲汲於正殿也仍敎曰孔子云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此正今日所憂也纔經陵役天使繼至而旱氣如此民困極矣其令該曹盡力措置無使病民也尋

罷尚衣院唐物之貿蠲京畿及兩西今年田
租○命 先朝妃愼氏所居稱廢妃宮凡事
一依慈壽宮例後宮應供令有司優施○教
曰彰善罰惡爲政所先其有忠孝卓異及爲
吏清白者廣問以啓隨才擢敍身歿者錄用
其後○命大臣薦拔遺逸大臣難其薦請微
先朝舊制 上曰賢人君子懷才抱道者雖
重其出處亦惟在人君所求之誠不誠如何
耳求而得之若果賢矣擢置宰相夫何難哉
不然而或以舊例爲拘則求賢之路未廣古

所謂野無遺賢之盛今不可復見耶○命筵對史官待左右畢出後始退著爲式從記事官李爓等之言也○大司憲宋麟壽等上疏曰前古帝王之所以致治者不過講學納諫設校用人而其致亂者不過四事不修而已密邇師儒講論體認存養省察施於爲政者講學之本也言逆于心嘉其忠直言遜于志慮其諂諛者納諫之本也精師儒之選重教誨之任必使德成而材達者學校之本也大詰中外收名髦俊惟才德之是取者用人之

本也仍請復薦擧科及趙光祖等官爵 上
優批嘉納又曰復官復科豈不知其爲公論
而我 父王稱其無罪終不施恩以是不能
遽從也先是 中廟違豫之時 上屢請疏
釋士庶之橫罹不辜者而未承俞音故前後
章甫搢紳之疏輒示難愼之意蓋有待也○
五月命放祭供餘生獐于山林○上移御于
景福宮爲迎詔使也至宮見 中廟平日所
御曰此 先王之所嘗坐臥也此 先王之
所嘗憑倚也仍嗚咽不自勝左右莫敢仰視

及冊封賜諡誥使張承憲至 上迎誥使極
其誠禮未嘗少懈誥使等嘖嘖稱歎動必曰
賢君也私有所獻 上命皆下該司○因頒
誥赦教曰前者金湜籍產事衆議未便今當
大霈宜改其律○以金麟厚爲修撰麟厚幼
稱神童長博學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度
數尤精於性理及入春坊 上與語大悅恩
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上素多藝
不欲表見於人而獨於麟厚賜墨竹畫以示
意至是以誥使製述官竣事還仍請歸覲時

議咸欲留之以輔新化而麟厚竟以親病辭
歸○六月上護軍李賢輔上疏略曰書曰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殿下纘承大統命哲
命吉凶正在今日治要在得人得人在人主
一心君心之用又在乎明與信而已古人陳
戒於君曰疑之勿任任之勿疑又曰其難其
愼臣亦以數語爲初政獻焉　上賜批嘉奬
特加資憲階○以李滉爲應教○上弗豫初
上自侍疾之時晝夜不脫衣帶湯藥必親嘗
一飯一飲視　中宗所進御故雖粥飲罕爲

之進御時方寒泣沐浴禱天露立達曙及宅
恤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至卒哭猶不御鹽醬
大臣率百官屢請從權不許及 大妃親自
泣勸爲一強進然比退竟不從權不離喪次
屛遠宮人所侍者唯小宦數人而已魂殿享
祀必親行之未嘗或間哀敬備至由是祟毀
日甚杖而後起至是 上將親祭魂殿仍省
大妃于昌慶宮大臣固請停行 上曰近以
接待詔使兼有疾病子職久曠予甚痛焉遂
至昌慶宮謁 大妃還于景福宮疾益革領

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等請入臥內問疾
上索衣冠於內侍仁鏡等曰君臨臣疾猶加
朝服拖紳況君之於臣何必衣冠乎 上不
聽御白袍笠扶而起憑枕而語玉音不能成
仁鏡等曰 殿下不進藥臣等竊爲之痛悶
也 上曰予疾藥何能爲乎時 上既絶而
復甦者數少有省悟則必使人問安于大
妃會雷震慶會樓柱左右慰 上驚動 上
曰心定已久何驚之有仍命問安于 慈殿
儒醫鄭礦入診宮人欲引出玉手 上不肯

出手尹任在傍揣知　上意揮宮人遠之然
後始許診諸臣以此益知　上平日不褻於
近習而所養正大也○秋七月朔辛酉　上
昇遐于景福宮之清讌樓前一日庚申　上
下教于大臣曰予疾不可爲既無嗣子其傳
位于弟慶原大君明宗御諱又教曰趙光祖等事
予常不忘于懷而以　先王所未許故不敢
輕改今予疾至此其復光祖爵秩賢良科亦
還復收用及大臣等求對入侍　上索紙筆
欲書既而歎曰予平生所懷欲使羣臣知之

非文字無以盡傳今不可為矣臨薨教曰
父王禮陟未久而予又至此未克終孝予死
必葬於 父母塋域之側以終予志且繐經
大喪民力已竭予之葬事務從朴素也氣垂
盡猶諄諄語皆為民除弊之意然玉音已澀
左右不能記自 上疾革都人相聚終夜不
寐有自闕來者輒問 上候如何及聞 上
氣絶還甦則民無長幼自闕下達于巷谷咸
攢手祝天昇遐之日遠近儒士裹糧來哭者
不絶於道雖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奔走

號慟如哭其私親時以爲化未一期而德之
入人如此其深者求之古昔實所罕聞云
慶原大君卽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
曰獻文懿武章肅欽孝廟號曰仁宗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明宗朝一

明宗獻毅昭文光肅敬孝大王

諱　字　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二日戊子誕降在位二十二年隆慶丁卯六月二十八日辛亥昇遐壽三十四葬康陵在楊州

仁宗大王元年乙巳七月辛酉一日仁宗大王昇遐于景福宮之清讌樓越六日丙寅慶原大君即位于勤政門　上　中宗第二子生而穎秀不妄嬉戲明悟善學　中宗稱

愛之 大行大王疾大漸命中官以傳位于
慶原大君之意教賔廳領議政尹仁鏡左議
政柳灌等以為傳位大事也不可不面承下
教遂使承旨崔演書單子求對入侍令内侍
印啓字而退於是 上宅恤如禮既成服仁
鏡等請 上具冕服即位尊 王大妃尹氏
為大王大妃王妃朴氏為王大妃册夫人沈
氏為王妃受百官賀頒教大赦時 上年十
二歲依 成宗朝故事 大王大妃垂簾同
聽政○初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柳灌領中

樞府事洪彥弼同行院相之事及成服後仁
鏡等啓言 成廟初卽位多置院相崇品皆
與焉 睿宗初贊成金國光亦爲院相請以
左贊成李彥迪右贊成權橃並爲院相從之
○軍器寺僉正尹元老有罪竄配元老元衡
之弟而 上季舅也性兇險詭詐喜造言
大行大王在春宮與 上友愛天至而元老
日夜交構離間天親賴 兩聖英明卒莫之
售至是政府三司六曹交章請置法遂命竄
元老于海南輿論快之○政府陳戒辭十條

一慈殿體文母孟母之慈愛善導聖質也二博選經筵官講論咨問成就聖學也三殿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克盡誠孝也四嚴宮禁防戚里使外言不入內言不出以防禍亂之萌也五宮人必擇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以侍左右也六羣臣除授必令銓曹難愼注擬而勿用特旨也七凡干訟決付諸有司如其大者議于朝廷而切勿判付以昭公道也八政院之職在於惟允內旨有不合者許令封還也九宮府一體不宜

異同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也十 大行
大王自在東宮學問深潛晏及嗣位公道大
行如日昭布人皆顒望至治今 主上繼緒
一國臣民以望於 大行大王者望於 殿
下顒留神以副衆望也左賛成李彥迪所撰
定 上優批嘉納○命盡滌己卯諸人等罪
名遵 大行大王遺旨也○上始御忠順堂
開經筵朝晝二筵講小學夕夜二筵講孝經
以公除已過而院相等請之也○八月命復
薦擧科遵 大行大王遺旨也時薦擧科罷

削已二十有七年人多擯死存者亦已老大
臣等請直叙六品職 上從之以李阜為兵
曹佐郞金大有柳貞金顒安珽為典籍金禕
童金釴為宗簿典牲主簿○命停冬至進箋
及方物物膳以歲饑也○竄左議政柳灌吏
曹判書柳仁淑前贊成尹任等尋賜死初任
與尹元衡自 中宗末年以外戚分朋相傾
軋不已時有大少尹之目 中宗已憂其漸
罷削兩尹以沮抑之然任但無識而已元衡
凶狡樂禍故士類多與任而不與元衡至是

元衡等聲言瀧仁淑與任諶推戴桂林君瑠
鳳城君岏遂嗾臺憲一會中學議發啓時新
經己卯諸臺無一人應者於是元衡知公議
不協乃與其黨求對面陳 大王大妃與
上御忠順堂召大臣卿宰問之權撥力諍李
彥迪涕泣請貸其餘多依違 大妃遂命竄
瀧等三人賜死餘悉親鞫或死或竄或錮仍
冊衛社勳元衡等爲首復罷薦擧科○冬十
月葬 仁宗大王于孝陵○院相李彥迪集
先儒格言至論以進且請勸學㓗敬大臣納

諫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 上曰當留神不敢忘也○先是 仁宗命蠲京畿黃海平安三道田稅至是户曹以國用不足請以往年常平穀之散而未糴者換之 上曰 先王所命也豈可欺民其仍蠲之○十一月減一年酒米之半○十二月命史官釋輕囚○政院啓言領經筵考諸大典以三公為之而 中宗朝亦有以正一品差出之例請以林百齡為領經筵 上可之

丙午 元年春正月命除天鵝薦新外別進上○

皇朝賜祭諡賻行人王鶴至 上迎送之際
動中禮節行人相與嘖嘖曰東方福矣○二
月以日變下教求言于中外○命禁京外官
用杖不如法者從院相李彥迪之言也○諭
諸道觀察使貧不能嫁娶及過期未葬者訪
問以聞○三月左贊成李彥迪乞暇歸覲留
劄陳戒以講學明理親賢遠佞四條 上優
批嘉納○教曰近來儒者專不務學師儒之
官亦數遞不事訓誨而該司全不糾察以致
學校陵夷宜自今擇才德俱備者兼師長之

任准期陞敘依承文判校奉常正例陞爲大司成久於其任必有作成人材之效此意議于大臣外方訓導亦令擇差○夏四月命減八路舊逋戶曹以有後弊再啓覆難 上曰民生之困莫此時若予方欲開倉恤之何忍督納舊債予不聽○教禮曹曰近來教導未至風俗澆薄不孝不睦之法自有國典而閭閻之人不聞不學蠢愚無知妄行非義以觸罪辜予良用惻然以古昔彝倫之教參以國法作爲教目廣布中外使窮鄉僻巷之人無不

周知如有違者嚴加責罰以淑人心以正風俗○頒京外學校節目【節目】一文官學行堪為師表者及經學精通者各別選擇司成以下典籍以上每品各一員四學兼教授各一員以叅選人員差下專委教誨顯有作成之效者超陞褒奬以勸其餘一居館生員進士及寄齋四學儒生讀書日數大學一朔中庸二朔論孟各四朔詩書春秋各六朔周易禮記各七朔為定限或通讀或分訓每書始讀及畢讀各錄其名下每月初旬禮曹及成均館堂上同會考講簿其通略粗不每式年夏初四書一經以上分數通計優等五人直赴會試寄齋及四學儒生每月初旬聚會中學禮曹郎廳成均館長官四學官員各一員及輪次官考講其四書分數通計優等十人直赴生員進士試時居館赴學者方許入講分數內有不者勿置優等之列其中懶慢不卒業者及考講連不者生員進士論罰寄齋及四學儒生削名到記

限三朔不許復屬一鄉學勸課之方生員進士中有年德可訓誨之人令各道監司歲首薦舉啓聞銓曹勿拘取才有無隨闕塡補其中不樂人令所在守令敦勉就任教訓成效令監司啓聞論賞或仍任責勸或隨才叙用使之知勸校生年過三十不通一書人外勿充歲貢使知自重一童蒙訓導可當人勿論士族庶孼見設六員外加設四員聚士族及凡民子弟年自八九至十五六歲者先誨小學能明句讀稍解文理然後次教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陞之於學禮曹以每等考講知訓導勤慢正從九品各一加給陞降除授外方則每鄉置學長依古例教誨陞之鄉校監司巡行時撿擧學長最勤者隨宜論賞勸課與否殿最憑考

○簡儀臺圭表折破命觀象監修補

觀象監啓曰士人河世濟有巧思凡兩闕報漏日影等器及觀天儀象皆世濟所修治今

本監無可付之窠姑差假習讀冠帶治事何如命如其言○命政府兵曹薦將帥材以張彥良李光軾梁允義張世豪應薦彥良超資光軾以下令銓曹以次陞用○選清白吏行護軍朴守良大司諫趙士秀工曹佐郎金洵並命加階○咸鏡道癘疫熾盛命遣醫齎藥救療○五月雨雹地震 上減膳召三公及禁府刑曹堂上踈釋獄囚○秋七月 上行召對侍講官沈通源奏曰館藏書籍中有訓辭一書即 世祖戒 睿宗之書也此 殿

下家法願置左右以時省覽焉 上可之○
九月增建太廟三室禮曹判書尹漑參判洪
暹等啓言太室七間東西各有夾室而 太
祖一室太宗二室世宗三室世祖四室德宗
五室睿宗六室成宗七室 成宗祔廟時已
有增室之議而竟遷 文宗於夾室當時議
者以爲未安今 中宗新祔若 仁宗又祔
並與 文宗所奉太室必增建三間然後乃
可備廟制也○ 上可之於是移奉太廟 神
主於仁政殿增建既畢還安 列聖神主之

時 文宗神主妥奉於第四室遂以中朝修
改太廟須赦天下之例賞還安時執事官有
差
丁未 二年春正月祔 中宗大王章敬王后于
宗廟○上 章敬王后諡號曰宣昭懿淑大
王大妃尊號曰聖烈 上進冊受賀○二月
副提學周世鵬上疏略曰大學者帝王垂世
立教之大典規模節目至切至詳而為學之
要貴在踐履今閭巷小兒讀大學問明明德
則必曰格致誠正修問新民則必曰齊治平

應答如響然問其所以行之之方則茫然不知是果大學之學乎夫道一而已有爲者亦若是願勿以堯舜文王爲高遠而不可跂及也周公輔成王先陳稼穡之艱今之民俗逐末者多願爲政必以民産爲先圖無逸誦豳風敎諭八路驅民於農使小民皆知務本可見矣　上優批嘉納○命館學儒生圓點滿十五點以上許赴庭試侍講官趙士秀言敎化者國家之元氣學校者又敎化之本源

故自古帝王治國必先自學校始而今儒生全不聚會齋舍荒草滿庭故有是命○命三公宰樞議定對馬島約條先是對馬島倭寇蛇梁鎮大肆剽掠 中宗命邊臣絶其朝聘自是島倭戢伏不敢寇邊前年冬日本國王及小二殿使遣使賻祭仍書啓言蛇梁之變乃是賊倭之事而非對馬島主所知懇辭乞赦事下政府議右叅賛申光漢力請因其自新許以講和以縻蠻夷輕躁之心諸大臣議各不一獨李彦迪以光漢言爲是尹仁鏡等

請 上裁斷遂寢其命至是始定約條約條一歲遣船二十五隻內大船九中船八小船八各船人數皆依定額如過數留浦粮各減半受圖書受職來通船人數亦同一船上什物一切勿給一稱風浪不順加德島以西來泊者論以倭賊一五十年以前受圖書受職者依壬申約條勿許接待一乘夜踰墻往來閭閻者或乘三所船潛行諸島者依憑采葛登山橫行者永勿許接其船一凡約束一從鎮將之令違者重則三年輕則二年勿許接○副提學周世鵬書進旅獒冏命二篇且舉 先朝禁貿唐馬之事以進戒時太僕寺郎於輪對請貿唐馬故也 上嘉納命停貿馬○三月諭八道觀察使曰春候已季節應和煦而日氣尚寒降霜下雪

加以時雨愆期麥苗將枯念我農民何以救命民間癘疫雖云時氣飢餓呻吟易致薰染言念及此痛纏于懷顧惟灾沴之作多出於敲扑捶楚愼刑伸理應灾所先卿其體予惻怛之懷嚴飭列邑勿令妄用捶拷另加伸理以舒寃欝窮村僻巷饑饉顚連亦須恤問賑施毋致餓莩○先是 皇帝求我國咨文紙命政府博考故例則 中宗癸卯因 皇帝勑求以咨文紙不足代送表紙二百張矣於是以李爕充進獻使如京師爕回到連山驛

失勑書只領賜物而來義州牧使以聞　上
命大臣議皆以爲旣有賜物則雖無勑書禮
當迎也其勑書見失之由當具咨於謝恩文
也從之罷爕職臺諫言其太輕不聽○同副
承旨丁應斗赴京時貿得綱目前編續綱目
發明廣義武經摠要等書獻之賜鹿皮馬裝
諸書命示大提學印行○夏六月軍資判官
尹齡撰進國朝寶鑑類抄二卷其目二十有
八曰爲治爲學勤經筵敦孝友興學校明教
化議禮樂闢異端敬大臣開言路求賢能辨

人才擇守令勸農桑愼刑罰省徭役崇敬畏
欽天災勤民瘼謹鑑戒崇儉約戒逸欲養世
子教戚屬防宦侍重邊將嚴武備馭夷狄
上嘉其志命陞僉正○秋九月副提學鄭彦
慤以良才驛壁書有怨望語封進之尹元衡
使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
朋等列書應罪人入啓于 大王大妃於是
鳳城君岏宋麟壽李若水皆死李彦迪盧守
愼林亨秀柳希春金鸞祥權撥白仁傑等凡
三十人安置付處有差皆士類也○是年七

月白嶽山巨巖下墜聲聞于遠八道大水人畜田舍漂溺無數 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至是大臣請復初 上只命復正殿膳與樂勿還復以示愈久憂恐之意諭八道觀察使曰眇予涼德之馨香之升聞維天降監有譴告之荐臻旱蝗饑饉澒洞墊溺哀我赤子哭死扶傷漂蕩失所流離顚連鰥寡孤獨孑孑惸惸若至冬寒必多凍死言念至此慟割于心雖在平時仁政必先四民況胥溺之餘乎卿其亟令都事親加訪問官給糧資至誠撫恤

毋使予有猶己溺之之歎也時慶尚道觀察
使任虎臣以覲親至京還歸 上引見縷縷
勉飭以安接之策仍命四殿誕日及三名日
物膳限明年勿爲封進○諭平安道觀察使
李浚慶曰皇天警予咎徵荐臻暑月霜雹固
已非常恒雨之災又酷於大旱之後下三道
漂蕩之厄已甚驚惕今又見卿狀啓大水泛
濫横被城中依山倉庫亦至沈沒雖洪水之
變何以加此數百年所無之災沴適丁今日
叉已憂懼罔知所措道內溺死漂失人戶及

被損田結之數卿其從實開具劃即馳啓浚
慶啓言平壤漂沒家舍七百二十三區人二
百九名牛馬三百十二匹田一百十九結其
餘淞江邑成川慈山殷山寧遠祥原江東江
西陽德等地亦皆流沒 上命浚慶限滿勿
遞經紀救灾之策亦令廟堂俟諸道所報商
確賑政○祔 仁宗大王于宗廟國朝典禮
宗廟有世室百世不遷而文昭殿只以世次
迭遷無世室時 仁宗入文昭殿則 世祖
當祧 上以 世祖有功德且於 上爲高

祖位難於祧遷而文昭五室又不可過欲權奉 仁宗於延恩殿諸大臣僉曰可遂命會諸宰於賓廳雜議大臣問 世祖祧則皆曰可及問 仁宗權移則無一人應者大臣等竟移奉 仁宗於延恩殿○加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仁明王大妃尊號曰恭懿 上事王大妃如事 大王大妃王大妃嘗有疾醫禱之外所以慰安者有足以感動神明每日視膳于 大王大妃王大妃殿其翌日視朝膳于文昭殿視夕膳于延恩殿萬幾之暇非

有違豫未嘗廢焉○上親酌獻于文廟退御明倫堂試儒生又御下輦臺試武士賜田十五結奴婢五十口於成均館又賜奴婢十五口於四學大司成趙士秀進七箴賜鹿皮一領以奬之○是歲饑疫 上責躬求言督令內外官吏修舉荒政凡放租弛禁移粟納穀勸分之類靡不究心使病者捄之死者瘞之謂大臣曰爲人君者聞百姓飢死不急賑救則豈視民如傷之意乎卿等宜商議善處以寬予之夙夜憂慮

戊申 三年春正月以李滉爲丹陽郡守憲府啓
言滉方賜暇湖堂不宜外補請留之以備顧
問 上曰民方飢困雖時任臺閣可使往救
也不聽○命設東西賑濟場開常平倉賑饑
士族寡婦不能躬自乞食者給米其家從賑
恤使閔齊仁之言也○三月分遣敬差官權
轍金半千朴忠元閔筌柳潛等于諸道審察
賑政○命飢民遺棄兒爲人收養者永給其
人申明舊法○上御夜對命弘文館詳述浩
然之氣及心性理氣爲圖以進○夏四月親

享于太廟○五月　上召見潛邸時師傅愼希復命史官勿入諫院論都承旨不爲諫止　上曰昔光武召子陵同宿之時史官亦入侍予寧恐拘於筵體不能盡故舊之情使史官勿入其失在上承旨何責○秋九月賜几杖于領議政洪彦弼宣醞賜樂于其家○冬十月宗簿提調洪暹白　上曰璿源殿所奉太祖影幀二十六軸有侍中時寫眞　太宗世宗世祖亦皆有影幀　德宗成宗中宗影幀皆追寫於昇遐之後而　成宗影幀初則

一軸後因改模至於九軸餘皆稱是委積殿內色經塵垢萬代之下恐有混淆之弊初本副件或山陵或宗廟或文昭殿北擇地埋瘞便也從之○行養老宴飭諸道抄啓老人

己酉四年春正月弘文館上璿璣玉衡制度○宴即位以來經筵官于宮庭賜一等樂大司諫李賞陞嘉善其餘賞賜有差復賜蠟燭夜分乃罷○三月 上御思政殿試專經文臣○秋七月副提學慶渾等上疏陳八條曰清仕路曰納諫諍曰謹好尚曰立紀綱曰正士

習曰恤民隱曰抑奢侈曰治軍務　上優批
嘉納○八月　上幸靖孝兩陵親祭○命李
賢輔魚得江各加一資下書召之嘉其恬退
有操也尚震言二老皆年過八十道路且遠
宜有給馬之典也遂命給馬○冬十二月
上御夜對謂講官曰周世宗亦賢君矣爭其
言曰朕不因喜怒刑賞人夫刑賞人主之大
柄必公明其刑賞然後爲善者有所勸爲惡
者有所懲如因一己喜怒而刑賞之則必有
顛倒之弊也

庚戌五年春二月頒內藏書籍于豐基白雲洞書院賜額曰紹修從郡守李滉請也尋命諸道有書院處次第表章書院之作由是益盛○夏四月御慶會樓下觀射御題安不忘危七言律詩命宗宰侍臣製進入格者賞賜有差○六月命觀象監候中星修改宗廟洞口之仰釜日晷昌慶宮之新郭漏閣漏籌浮箭復命觀象提調尚震金益壽等修改欽敬閣十二朔田獵稼穡等制度務合於豳風七月之象

辛亥六年春二月敎曰予欲遣救荒御史於八道然前者戊申遣御史而民不蒙實惠徒有支供之弊其令各道都事簡騶從出入民間盡心救荒○冬十月敎禮曹曰小學乃明倫之書人生八歲皆入小學而頃自己卯以後士不樂觀非但子弟之不肯習爲父兄者亦不敎之蒙養不端人心不淑自今幼學之士先習小學使知聖賢立敎之法以爲進德修業之本其訓誨節目詳悉撰定曉諭中外○設雅樂鐘磬校正廳以右參贊安玹掌其事

名生員趙晟付職校正時知經筵事鄭士龍
白 上曰聲音所以奏格神明者必聲音諧
和然後神降之福而今雅樂鐘磬多遺失存
者亦刓缺以此享神豈可望其來格乎今之
鐘磬皆 世宗朝朴堧所製因舊校正庶易
爲力安玹智慮精明趙晟精於律呂度數之
學兼通醫理若以玹主其事令晟與聞校正
而亦選醫司之聰敏者學醫理於晟則必有
其效也 上從之命玹晟釐正○十一月命
抄廉謹人安玹洪暹朴守良李浚慶趙士秀

李蕡任虎臣周世鵬金秀文李夢弼李世璋
李滎金珣金彭齡洪曇成世章尹釜尹鉉尹
春年鄭宗滎朴承俊吳祥李重慶金鎧任輔
臣李滉安從㙉宋益璟金兩下勲男辛士衡
姜允權禹世謙凡三十三人
壬子七年夏四月賜開城府學公田十結○五
月先是命諸道觀察使薦遺逸之士至是京
畿觀察使薦成守琛趙昱淸洪道觀察使薦
成悌元慶尙道觀察使薦曹植李希顔遂命
直叙六品職守琛受學於趙光祖恬靜養志

不求聞達昱晟之弟才行高潔安貧慕古隱居龍門山悌元倜儻有大略通明經術自己卯後放浪詩酒不事拘撿植剛毅直方以名節自勵少許可不苟取與希顏器量宏深才行卓異　中宗朝屢除官不起時稱薦擧科後得人最盛云○六月錄用忠臣清白吏子孫○冬十月開城留守韓斗獻皇明祖訓上嘉奬賜馬裝○十一月宴廉謹人于闕庭賜樂及丹木胡椒又賜蠟燭夜分乃罷○慶州官舍災塞遷於真殿集慶殿遣官行慰安祭

○設軍籍都監釐正軍保之弊

癸丑

八年春正月 上上壽于 大王大妃王大妃殿○二月諭八道觀察使飭耕種毋失其時○親祀先農遂耕耤田○閏三月 上悶旱親禱雨于禁中○秋七月 大王大妃還政于 上時 大王大妃御宣政殿垂簾上坐於簾外名三公侍臣入侍 大妃命大臣進前教曰婦人干國政實非美事以主上冲年不得已居攝而天災時變疊見層出恐由予否德也況今主上長成學問高明自今

歸政當不復與聽也 上下榻辭遜顧大臣
使陳其不可歸政之意尚震沈連源尹漑等
對曰 慈殿下教正與宣仁皇后所謂毋后
當陽非國家美事之意暗合無間況 慈殿
春秋亦高久勤萬幾殊非順養精神之道臣
等惟當將順懿旨而已 上不得已從之○
副提學鄭裕等上疏陳七條一曰勤聖學二
曰審所尚三曰辨邪正四曰納諫諍五曰恤
民隱六曰振士風七曰闢異端 上優批嘉
納○以李滉爲大司成○命弘文錄外文臣

年四十以下能文之士別為抄選每年四仲
朔與弘文錄人同入庭製述定為恒規從鄭
士龍之言也○八月 上謁宣陵命扈駕人
自持飯津船僅令通涉以鑑內歉荒也○九
月景福宮大內災 上避殿減膳停朝市三
日遣官行慰安祭于文昭延恩兩殿及宗廟
下教求言于中外謂大臣等曰由予否德降
戾斯酷 先王法宮不得不復而凶荒如此
宜量力修舉康寧思政兩殿乃接待天使處
不可不先創欽敬閣出於 世宗聖智而一

朝成灰尤極傷痛亦依前制隨便營建事有
先後其餘諸役並停○名校理金麟厚麟厚
上箋辭不至教曰金麟厚箋辭至爲懇切然
誰無宿疾事君大義亦不可愁調理上來○
清州牧使李禎洪州牧使任尹韓山郡守金
若默沃川郡守高孟英槐山郡守權紹維新
縣監柳景深稷山縣監鄭洽各賜表裏一襲
下書褒奬以清洪觀察使李夢亮奏其治績
也○冬十月幼學徐崦上疏陳戒一曰擇宰
相二曰養士氣三曰正俗尚四曰廣言路五

曰戢貪風六曰活民生七曰禁奢侈八曰明賞罰九曰愼用人十曰抑宦官 上答曰盡言不諱可謂讜矣又教曰人心不古貪風日起公道板蕩私情大行而無一人爲國忘身者故徐崦之疏極盡時弊無所不言其中小學鄕約事非予禁而止之也中明舉行之意言于禮曹○擒漂流倭賊因冬至使李澤等獻俘于中朝 皇帝降勅曰邇者倭夷侵擾海陬屢駭南直隸浙江等處督兵驅出餘寇奔逸沿海地方嚴加戒備玆王擒獲漂流餘

孽管押解獻奉藩忠赤朕甚嘉悅仍賜白金
紋錦彩段

甲寅九年春正月草串野人骨幹不等入寇北
道兵馬使李思會遣兵擊却之斬獲五十九
級事聞論賞有差戰亡人充葬賜祭○二月
臺臣請依古者養老乞言之義下諭于知中
樞府事李賢輔使之陳言賢輔言田野老民
退閒已久衮闕時政不敢指陳某事而但聞
聽諫一事有歉於如流之義古人以木之從
繩水之鑑貌譬焉是乃人主所當省念也

上嘉納令本道給食物○命八道觀察使採訪孝行節義以聞○司諫院啓曰備邊司者祖宗朝所無也始於　中宗末年蓋其時大臣未慣兵事啓請設之自夫備邊司設立之後邊境殆無寧歲以其堂上多武臣好功喜事鼓動兵端而大臣信惑其言結釁外夷故議者皆言革罷備邊司然後邊境可安而近日自　上命加出堂上誠未知　上意之所在也請倣　祖宗朝故事革罷備邊司使兵政統於兵曹三公與武臣之諳邊事者同議

我務焉 上曰 祖宗朝以知邊事宰相專察兩界邊事今之備邊司亦此意也不允○上御朝講領事尹漑奏曰大提學申光漢以病辭遞今當出其代而 祖宗朝故事無所考徵頃者金安國身沒而成世昌代之成世昌被罪而申光漢代之死者罪者俱不得舉人故其時不得不以圈點差出今則光漢在焉使之自舉其代何庸圈點爲也 上可之於是光漢舉鄭士龍代之○夏五月下御題律賦於成均館命大提學鄭士龍等試取遣

都承旨宣醞于諸生仍下教飭諸生講學憲府啓曰律賦八角之體唐及高麗皆有其語而文翰類選東文選所載律賦體制亦同世宗朝嘗以律賦取士安省中殿試之卷至今尚在可取法也大抵八角押韻皆用命韻次第少不可亂其第一角必破題而今之儒生不解此法請令大提學商確定式使中外之士咸知程式從之○先是戶曹啓請糶糴耗穀守令毋得擅用而會錄別倉其充十一之數者以次論賞領經筵事尹溉奏言守令

用度只在耗穀而使不得用則其勢必至於
巧作名目重其科斂也其中賢守令必能節
蓄用度以其餘充民昨年所受之糴穀此等
之類若自 上褒嘉則人皆樂趍民受實惠
上命寢前議○有星似彗 上避正殿名三
公以下講弭災之策命八道及開城府審理
寃獄仍下教罪已求言曰天人相與理氣無
間精祲交盪善惡類應事作於下象動於上
顧予寡昧不恊于極惟天降鑑靡有所佑斯
值饑饉之荐臻加以災孼之並興恒雨害稼

妖星示變每懷淵氷之懼益增宵旰之憂疵
政旣多弊瘼仍生澤未下究而有所壅閼民
抱寃枉而無以伸雪法令紛更而下無所適
從賞罰僭濫而人不爲勸懲公道廢而不行
貪風熾而莫遏朝廷乃四方之根本未見淸
明之治守令爲一邑之主宰率多殘酷之輩
科歛剝膚浚血徭役勞筋苦骨年歲連凶而
盜賊恣横邊圉失防而夷虜動勸官以任賢
而或有非人之濫授刑以詰奸而亦多無辜
之横罹土木方興軍民已瘁常念禍機之將

迫深恐言路之或塞內需之事貽弊病民緇
髡之流妨政害治玆皆傷和而召災祗自省
愆而飭躬咨爾大小臣工曁厥草澤韋布深
究起弊之由悉陳弭災之方言雖不中罪亦
不加體予至懷曉諭中外○野人骨幹以五
百騎寇慶源造山堡府使南致勗遲留不救
城幾陷助防將崔漢貞射殪其酋長賊遂遁
去北道兵馬使李思曾以聞命除漢貞五品
職仍兼本堡萬戶致勗削爵充軍○秋八月
上御朝講正言李俊民奏曰近者自 上留

意文雅人皆感激興起然帝王為治有本有
末遹經幄之官賜暇書堂是書堂重而經幄
輕文華先而德行後也　上曰德行本也文
藝末也本固不可不先於末然書堂事自
祖宗朝留意勸奬而近来文風不振故欲以
此勸勵豈容以德行為後乎○上御朝講問
用法深刻與寛和孰優大司憲尹春年對曰
周末過寛而亡秦初過猛而亡人君用法當
隨時通變領事尹漑曰因喜用法則失之寛
因怒用法則失之猛須公其心使寛猛得中

同知事李浚慶曰用法深刻雖服一時流弊無窮寬和則終有扶持之理前朝用法過寬權奸無世無之然綿歷至於五百年之久此無他忠厚爲尚之致也 上曰以忠厚爲主以因時矯弊而不以喜怒親踈爲輕重則倘庶幾乎○禮曹啓言 列朝御諱散見於經史文籍者自 先朝率皆代定他字 仁宗御諱及 當宁御諱請令弘文館議定代用字從之遂以岐代 仁宗御諱以峚代 當宁御諱○掌令李彥忠言師道之絶久矣頃

立童蒙訓導教幼學之士真盛事也李仲虎學識高明誘掖有法如注書李訒檢閱朴應男皆出其門其餘生員進士者幾四十餘人今若付職俾教儒生則必有補於國家教養之道也從之○冬十月景福宮殿成祭告於宗廟及文昭延恩二殿復命康寧殿書揭抑詩無逸篇如舊○上以鄭夢周道德忠節不讓於安裕命即其生長之地剏建書院扁額書冊奴婢田結一依紹修書院例頒降○十一月命大提學鄭士龍等往成均館以惜寸

陰餞試儒生仍飭明人倫知禮義爲他日可
用之才○十二月以奇大恒爲司諫任輔臣
爲判校大恒遵之子也輔臣嘗論斥禪教久
不調至是並擢用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二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三

明宗朝二

乙卯十年春正月設石柵于箭串牧場司僕寺啓言箭串牧場設棚築土每因雨水漂潰場馬散逸壬子年間大臣與兵曹相議募民築石於一面馬得不逸今亦以司贍寺綿布募民繼築限三年畢功從之○兵曹參議李滉謝病歸鄉命付僉樞下書敦召滉自出入經幄湖堂未嘗忘去然爲人渾厚不露形迹至是稱疾解官仍尋鄉路上命慶尙監司給

食物使滉上京求醫藥調治滉上箋謝不至
上復敎曰爾才專文華德備淸謹方欲置於
京師以資顧問何以一疾遽退鄕里安心調
理不計久近上來○夏五月旱 上親禱禁
中得雨○倭奴入寇全羅道全州府尹李潤
慶擊却之初倭船七十餘艘先犯達梁鎭焚
蕩閭閻遂圍其城節度使元績與長興府使
韓蘊靈巖郡守李德堅往救之兵潰皆死德
堅被擄賊連陷於蘭馬島加里等鎭及長興
康津諸邑敗水使金贇光州牧使李希孫兵

聲言直犯京師乘勝至靈巖觀察使金澍使
潤慶領兵三千往救靈巖號令分明恩威並
行時右防禦使金景錫亦領兵赴援兵使趙
安國左防禦使南致勤陣于鵲川以觀賊兵
動靜潤慶屢欲出戰景錫恇㤼不從潤慶言
萬一兵敗請獨當其罪於是景錫始以其兵
濟潤慶師使之出戰而獨留城中將士莫不
憤惋咸受潤慶指畫無所違潤慶遂引兵出
與賊遇於鄉校賊將踞坐聖殿交椅以黃旗
指揮其軍引槍劒拍手作聲聲動天地潤慶

下令曰進前者生退北者死密令善射者以片箭射中賊將左股乘西風大放火箭縱兵撕殺賊衆大潰斬首百數十級餘賊棄糧草遁去○以李浚慶爲全羅道都巡察使沈守慶金貴榮爲從事官領兵禦倭初全羅道觀察使金澍以倭賊犯境聞于朝　上召大臣諸宰問防禦之策以浚慶爲巡察使使率京軍驍勇五百人及禁軍閑良能射者往住羅州簡閱軍馬相機備禦浚慶至羅州聞倭寇悉遁遂請班師○秋七月下書褒諭于濟州

牧使金秀文靈巖敗衂之餘倭追至濟州將欲勦掠秀文力戰却之事聞 上下書曰自聞倭賊犯境念孤島絕遠兵力單弱耿耿于懷寢不安席今見卿啓非卿忠義許國安能以寡擊衆致此大捷乎特加卿一資且賜段衣一領昔賈復破五校傷創甚光武大驚有失吾名將之語卿其慎重毋使予有光武之驚○八月全羅道巡察使李浚慶班師 上御思政殿引見浚慶及諸將士賜宴闕庭陞全州府尹李潤慶秩為本道觀察使論諸將

立功有差戰亡人幷施恤典○靈巖鄕校位
版爲倭賊所汚毁命埋安于淨潔處改造位
版行慰安祭○蠲全羅道被兵邑租稅○命
遣評事於諸道時因倭寇大臣請令兵曹於
諸道有兵使處皆差送評事參謀軍機憲府
以大典所無之法論請罷之備邊司啓言經
濟六典雖無可考官制而甲午大典明有八
道評事也如其言○冬十二月教銓曹曰爲
政之道莫如得人苟不得人如爲國何惟爾
銓曹更加慎擇參諸物論守令則用慈詳愷

悌者學官則用學問該博者且孝友廉謹節
義之士奬陞其職
丙辰十一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上避殿减膳
下教求言○秋七月視學 上親酌獻于先
聖退御明倫堂試士行放榜于下輦臺以御
筆諭諸生曰予以涼德叨主臣民雖不及文
王代人之義豈無唐宗崇學之志乎留意學
校欲使人才蔚然而歲月逾邁迨不見效是
乃予作成之誠未至而然也學貴務本常顧
堂名以忠孝為本皆為他日君子儒是予之

望也仍賜胡椒十斗○冬十一月宣醞于弘
文館承政院賜蠟燭歸家
丁巳十二年夏四月因節使之行獻倭俘于中
朝 皇帝陞勑褒嘉仍賜白金綵緞○秋八
月 上御宣政殿試文士以吏文之製漢學
之講右議政尹漑奏曰賜暇書堂所以培養
也月課命題外凡其江湖寓興之作朋友和
唱之篇皆令書啓而親覽焉則觀性情之流
出固可以知其人又況民俗歌謠先王之所
嘗採訪者乎 上從之○冬十一月 廢妃

慎氏卒命以二等禮王后考妣例護喪輸送
長生殿棺槨三時供上侍婢供饋令各司限
三年進排復以本宗姪子別坐思遠奉其祀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蠲京畿黃海平安道租稅
以歲饑且有詔使供億也○夏四月 上觀
稼于西郊御濟川亭觀水戰○秋八月 上
以災異召大臣卿宰三司長官訪問弭災之
策領議政尚震請伸理幽冤以答天譴大司
憲尹仁恕請伸理權臣搆成虛罪者 上曰
當省念焉

己未 十四年春正月朔進豐呈宴于 大王大妃王大妃殿仍設百官會禮宴于勤政殿野人倭奴亦與焉○白虹貫日副提學尹仁恕等上箚略曰自古人主之病各有所蔽明非不善也而明之過者失於叢脞近來命令之間未免於煩瑣叢脞之歸帝王之道恐不宜如是也古之帝王以有諍臣故一己之過庶政之失皆得以聞之而今一有言事者不遜于志則未嘗不嚴辭拒之及其辭避旋回訑訑之色轉下溫溫之音人孰不服 殿下之

弘量而豈能償千里拒人之失乎又請緝熙
聖學肅淸宮禁 上答曰劉辭忠直頗瑣叢
脞千里拒人等語正中予過予雖不敏可不
省念○二月 上御朝講知事洪暹奏曰弘
文館賜暇學士皆被抄於試射此豈賜暇讀
書之意乎恐當除其試射也領事李浚慶曰
暹之言當矣他日可爲儒將之人使之練習
兵書則可也何必强令習射乎 上命讀書
堂官貟勿令試射○夏四月 上行酌獻禮
子先聖退御明倫堂試士賜成均館米一百

斛胡椒五斛○上親試賜暇學士于翠霞亭製述講經入格人賞賜有差仍宣醞極歡領議政尚震曰 成宗朝培養文學故人材蔚然輩出今日之事近古所無也然其講論文義有關治道者自上採取見諸施爲則尤當有實效也 上然之夜深賜宮燭各歸其家道路拭目以爲曠世盛事○持平閔時中以大司憲吳祥等不論政院之失獨啓論斥上下嚴教折之玉堂薇垣胥言 上不容言官之過 上敎曰予於閔時中事明辨太過

恐傷言路不能無悔人或不察予意以言為
諱則豈予之福也其勿以此為戒各盡所懷
以補予過言雖失中予必不罪上下情志之
相通太平之基也

庚申 十五年春三月命大臣與禮曹同議抄啓
文章宰相尹春年等十三人製述文臣李遴
等二十五人大臣等言宰相乃是成才之人
不可使之試講試製當別有勸奬之道也
上曰然且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可令大提學
鄭惟吉復選才德兼備者以聞○夏五月教

曰臣子善行莫大於忠孝德仁副守龍壽光城令舜禮各加一資尹希慶南弼文除職○秋七月命以朱溪君深源添入三綱行實○宴宗親駙馬于慶會樓下○命吏曹以遺逸成守琛曹植洪致堯李夢成尹希慶卞勳男許橿等首先除職

辛酉 十六年春二月平昌郡守楊士彥上疏言本郡乃古濊貊小縣初以 穆祖妣鄉陞郡蠲稅當是時猶且田結八百民戶五百今惟糶穀七百石民戶四十殘吏八九削而附之

上也不然則或蠲貢或免稅不可徒擁虛器
命該曹量處○夏四月御綠陰臺試士雷震
正門及大纛教曰皇天動威彰予不辟之罪
永思厥愆非天用覆我國家亦惟天仁愛予
一人予一人曷不知變于玆圖保厥終惟明
君必稽于衆惟良臣樂陳其善予尚欲賴于
匡救其罔謂予不能惟予躬牖民之則予不
克修惟予心出治之原予不克正惟朝廷四
方之本予不克清惟學校興化之根予不克
養惟廉恥國之大維予不克張惟賞罰君之

大柄予不克公惟宮闈必嚴女謁之私罔絕惟刑獄必恤捶楚之寃罔伸惟士氣必作雷霆之威罔霽惟仕路必清苞苴之行罔禁惟法令必慎紛更之弊罔革惟賦役必均誅求之煩罔蠲念玆罪孽由予自作尚何怨于天越人咨汝大小臣民曁厥草野韋布各陳乃懷輔予不逮乃言縱不底于道亦罔罪汝惟政府體予至懷曉諭中外○秋七月成均生員朴春元等上疏言館奴殺人逃漏法網刑官之窮捕固也而至使胥吏闌入學宮聲震

聖廟及　殿下渙發德音使治胥吏則刑官
亦從輕典豈不痛哉　上立命嚴治刑吏堂
郎推考○九月　上行曲宴于瑞葱臺命文
臣製詩武臣射鵠諸臣揷菊花至暮盡歡賜
燭而歸

壬戌十七年春正月海西獷賊林巨正等伏誅
巨正楊州業屠者也性狡黠且驍勇嘯聚無
賴作賊已久而朝廷漠然不知庚申冬捕盜
大將金舜皐捕其黨於崇禮門外供言巨正
與治匠李春東議殺鳳山郡守李欽禮盖欽

禮曾爲新溪縣令多捕賊黨故也舜阜以聞
乃遣宣傳官鄭受益與欽禮及金郊察訪姜
佋率五百軍跟捕賊入據九月山與官軍相
抗部將延千齡爲賊所殺又奪驛馬受益等
不得已還歸於是賊益無忌憚焚燒民居搶
奪牛馬少有抗者剮裂殘酷纖甸兩西數百
里間行旅幾不通 上召時原任大臣兵刑
曹堂上左右捕將議擇從二品武臣二員各
率驍勇七八人稱以巡警使下送于黃海平
安江原咸鏡等地設計捕獲亦無所得而歸

辛酉秋始以南致勤為討捕使出鎮載寧郡白惟儉為巡撿使出鎮平山府致勤盛集軍馬陣于九月山下使賊不得下山而困之賊之謀主徐林自知不免下山投降盡告其虛實致勤遂進軍搜林剔藪而上盡捕諸賊事聞發遣禁府都事宣傳官拿致梟首賞致勤等有差○上御忠順堂召大提學鄭惟吉提學李樑與堂上之有詞華者洪天民等講經史交覆論難仍命製科次而罷○夏六月清洪江原兩道癘疫熾盛多死亡命兩醫司別

定醫官賫藥下往救療○秋九月移葬 中
宗大王于靖陵先是 中宗時葬 章敬王
后于廣州獻陵右岡金安老欲搆鄭光弼之
罪以爲新陵有水石之凶改葬于高陽南元
堂里即禧陵也 中宗昇遐遂奉厝于禧陵
至是遷奉 中宗于廣州宣陵東岡 章敬
王后仍奉禧陵如舊減廣州高陽田租之半

癸亥十八年秋八月李樑及其黨李戡等有罪
遠竄副提學奇大恒等上劄曰吏曹判書李
樑身居戚里過蒙寵擢專務招權竊弄威福

異己者斥之附己者進之私欲爵人則脅之以上旨謀聚寶玩則廣求於人家嫁禍士林貽害邦家大臣之股肱而不敢言臺諫之耳目而不能糾一國之人重足側目知有李樑而不知有 殿下也仍及其子正言廷賓之罪樑國舅沈鋼婦弟故有戚里之語 上命樑廷賓並削黜以大恒為大司憲權轍為吏曹判書尋因兩司之啓竄樑於江界戡等五人分竄南北○冬十二月 上御明政殿受百官賀頒教大赦以辨正宗系之誣也先

是　太宗中宗及　上即位之後屢遣使請
改祖訓會典中誤錄宗系之語皆得旨許改
然因循遷就實未嘗改是年五月復遣奏請
使金澍等請益力　皇帝勑諭曰咨爾朝鮮
國王世篤恭順作朕東藩屢以祖系陳乞釐
正蓋恥蒙詬誣而急於昭雪情見于辭朕特
允爾所奏宣付史館因會典之舊文載爾祖
之真派滌瑕傳信炳如日星朝廷與爾國皆
知出於李桓祖御諱而不出於李仁任云云禮部
尚書李春芳又以會典改本付使臣以歸澍

道卒書狀官李陽元奉勑還　上以屢世未雪之誣一朝昭晰遂告廟頒赦○命大提學洪暹選讀書堂人貟朴淳丁胤禧柳㙉崔顒奇大升李山海辛應時李後白凡八人○上聞徵士成守琛卒命贈執義賜槨一部令本道支米豆調役夫以庀其葬

甲子

十九年春二月遣史官于館學取儒生到記命政院抄啓二十點以上明日會于泮宮承旨賫御題與試官偕往試取宣醞于試官與館官頒柑于儒生其入格者賞賜有差○

上素重科舉以國朝生進文武諸科及放榜謝恩謁聖遊街等事為圖二十三幅命招洪暹尹春年鄭惟吉閔箕朴忠元沈守慶金繼輝沈義謙李山海李後白奇大升辛應時等使各賦七言律二首自書圖後○清洪道陰城儒生鄭壽麒言于政府曰陰城南面熊巖山産銅錫鼓鍊土石四兩可得銅錫二錢且不特熊巖而已自陰城至京諸山無非産金錫之土石也大臣等以奏命壽麒付工曹專掌鼓鍊之事

乙丑二十年春正月命招大提學洪暹弘文提學朴忠元藝文提學尹春年等封下御題教曰其往泮宮使儒生等從容製述勿爲科次封入于內復遣承旨宣醞賜柑○二月上御養和堂親試讀書堂弘文館諸文臣命洪暹尹春年朴忠元等科次賞賜有差宣醞諸試官扶醉而出○三月上親酌獻于先聖退御明倫堂試儒生命右議政李蓂等科次遂幸惠化門外屛巖洞試武士○夏四月大王大妃昇遐○六月流妖僧普雨于濟州

牧牧使邊協殺之○秋七月葬 文定王后
于泰陵○八月尹元衡有罪削爵放歸田里
大司憲李鐸大司諫朴淳等啓曰領議政尹
元衡托肺腑之親據上台之位專政擅命竊
弄神器入主威權移在掌握氣焰熏世睥睨
跋扈無復人臣之禮千官懍畏國家大小事
必關白元衡而後乃行使 殿下孤立於上
國勢岌岌折入私門忠憤之士莫不扼腕流
涕而泯默不敢開口者惟待 聖上之自悟
元衡近益驕亢積惡彌酷便利已私削弱公

室姦宄萬端不可勝記姑以一二事言之欺
罔天聰以妾為妻德與君之子 中廟之孫
敢以妾女議婚當 文定王后大漸之時遣
其妾擅入大內號令內醫妄試雜藥趍附之
人布列方鎮舟運陸輸絡繹其門大厦十餘
區供帳什物奴婢飲食皆如常所寢食之地
家富於國身侈於主又多防海澤冒占良田
官家給種守令監農一國逋逃咸萃于此縱
其豪悍之奴掠人妻奪人田甚至於殺人而
屍親不敢發公議鼎沸厥惟久矣請亟命竄

謫以杜厲階於是兩司交章力請 上乃命
削爵放歸以李浚慶代爲領議政朝野相慶
○冬十二月 上命時原任大臣義禁府堂
上來會賓廳分輕重疏釋乙巳以後被謫諸
人大臣等請自 上親斷於是盧守愼金鸞
祥柳希春韓澍李震尹剛元倂量移柳堪李
元祿倂放逐白仁傑李湛閔起文黃博尹忠
元宋希奎倂職牒還給

丙寅二十一年春正月諫院啓曰臺諫耳目之
官凡國家大小事無不與知以濟可否而近

日備邊司秘密公事兩司皆不得預聞軍國大事關係甚重豈有臺諫不聞不知之理乎請自今秘密公事令備邊司一一通諭于兩司從之○二月以李浣為工曹判書兼大提學先是 上屢諭浣上來而終不至以同樞一窠為浣虛其位者十年至是 上遣內醫延壽聃賫藥問病又連下別諭辭旨鄭重浣不得已上來肅命乃有是除然浣亦旋即辭歸○以李珥為正言珥與同僚上䟽論時務請正心以立治本用賢以清朝廷安民以固

邦本而正心之目曰立大志曰勉學問曰親
正人用賢之目曰辨邪正曰振士氣曰求俊
乂安民之目曰詢弊瘼曰選外官曰平獄訟
請多切實 上嘉納之○夏四月命革內需
司印信從兩司之請也○五月命生進中經
明行修純正勤謹老成溫和六行俱備者令
吏禮曹議大臣以啓吏禮曹遂以學生李恒
前參奉成運前別坐韓脩前參奉南彥經前
參奉林薰進士金範等六人應薦恒少業弓
馬讀大學慨然求道潛心力行運守琛從弟

也温恭儒雅未嘗言人過失琴書自娛足迹不到官府彥經師事洪仁祐知名當世薰事親至孝以薦授叅奉棄歸於是命並超敘六品職乘馹詣京尋因吏曹判書閔箕言六行俱備改稱經明行修○時 上剔除權奸釐革弊政欲登庸賢俊以賁飾至治而尤傾嚮李滉欲必致朝端然滉自春辭歸之後屢召不起 上益重之密令畫工模寫滉所居陶山形勝又嘗宣醞湖堂學士以招賢不至律詩命製而御書註其下曰指李滉也其見敬

禮如此○賜額于咸陽儒賢鄭汝昌祠宇曰
藍溪書院從本邑進士姜翼等之請也○秋
九月故左贊成李彦迪庶子全仁進彦迪所
撰進修八條 上曰身在草野不忘父志予
嘉其誠○掌苑韓脩司畜李恒砥平縣監南
彦經彦陽縣監林薰等至 上御思政殿召
見問治國之道爲學之方脩對曰帝王致治
之道多端而莫大於修己任賢國家治亂世
道清濁皆係於此至於爲學之方則堯舜之
精一執中此其淵源也恒對曰經曰壹是皆

以修身爲本 聖上居敬窮理格致誠正
以修其身則治國之道豈外此而他求哉彥
經對曰欲法二帝三王之治當存二帝三王
之心欲存二帝三王之心當盡二帝三王之
學學無他焉心而已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
患則皆不得其正病痛專在一有字也薰對
曰人君政化皆本於修身大學八條中庸九
經皆以修身爲本者此也 上命脩進前曰
精一之工更宜條繹言之對曰此心之發當
理者爲道心悖理者爲人心恒曰脩言未然

道心原於性命人心生於形氣故二者之間精察一守是為允執其中也遂賜四人酒仍命四人趍陛政院啓曰今日引見徵召之人和顔講論酬酢如響旋有陛趍之命臣等不勝感激然用其人而不用其言惡在其用賢哉四人所陳之言深加體念施諸事為則庶有補於日新之德也　上以為然○司紙成運至以病上疏辭御札優批遣内醫持藥物看病又令中使持賜酒饌命除謝恩禮還之隆比三公有加然運竟不入對仍乞骸歸終

身不出○冬十月尙瑞院判官曹植玉果縣監金範至 上御思政殿召見問古今治亂植對曰古今治亂俱在方冊皆 殿下所已知也臣請以他事奏爲君臣之際貴在誠意相孚自 上開心聽納無有蘊奧則羣下盡誠竭力得展心膂上下講明情志相通此出治之本也範對曰講學明理涵養德性則一心和平和平然後朝廷敬讓政化旁通 上復問古有三顧之禮何爲一招不至也植對曰以諸葛亮之料事一顧不起者非偶然也

然亮與先主共圖興復近二十年終不能成功亮之出未可知也二人退 上命政院錄其奏語以入亡何植辭歸其鄉徵召皆不就

○是月雷 上下書求言于中外曰天人一理顯微無間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予以否德叨承丕緒慄慄危懼廾有餘年而衆灾疊見於京外乃於十月既望燁燁震電有同夏月西京又有開花結實之變陰陽失序寒暑反常又於小雪前宵雪裏雷鳴上懼譴告之切下愧疵政之多豈無致灾之由盡

消弭之方君心萬化之源而心有所未正歟
朝廷四方之本而政有所未清歟用人雖慎
擇而賢或有遺者歟苞苴雖禁斷而賄尚有
行者歟赤子困窮而字恤失其宜歟軍卒疲
弊而救恤未能盡歟邊圉虛踈而備禦有闕
歟賞罰僭濫而功罪未辨歟賦役不均而民
怨有鬱塞歟風俗不美而倫常有倒置歟言
路未通而納諫有未快歟貪風未祛而奢侈
終未改歟誠恐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予之
寡昧邈焉不逮公卿大夫閭巷草野之間必

有深知矯捄之策者冀聞不諱之言用答仁愛之譴各以所懷悉陳無隱言雖不中亦不加罪且關係國家綱常贓盜外特放京外徒流以下以伸衆人之寃以盡敬天之道○命以曹大家女誡女則女憲進獻于內殿○十一月賜三陟府使申義忠南原府使邊永清善山府使宋期忠各表裏一襲以觀察使褒其治績也

丁卯 二十二年春正月命贈松京處士徐敬德戶曹佐郎○夏六月 上昇遐于景福宮之

養心堂 上自居憂恒有羸疾至是將祔
文定王后于宗廟時當盛暑大臣慮 上因
勞致傷力請命攝 上曰與其不祭而心勞
病重孰與親行而身勞病輕乎遂力疾親行
因勞熱馴致疾彌二十八日辛亥昇遐大學
生奔哭闕下者無慮千數閭巷愚民號哭不
絶聲大臣等以遺命迎 河城君 宣祖大王 入主
喪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獻毅
昭文光肅敬孝廟號曰明宗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三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四

宣祖朝一

宣祖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
景命神曆弘功隆業顯文毅武聖睿達孝大
王

諱 初諱 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日己
丑誕降于仁達坊私第在位四十一年萬
曆戊申二月朔日戊午昇遐壽五十七葬
穆陵在楊州

明宗大王二十二年丁卯六月二十八日辛

亥　明宗大王薨于景福宮之寢殿前二十七日　上疾猝重日午尤篤時右議政權轍朝京大臣只有領議政李浚慶左議政李蓂及藥房都提調沈通源三人而已右承旨尹斗壽手書宋朝文彦博入宿禁中故事示李浚慶浚慶入宿闕內夜半大漸　王妃沈氏急召大臣浚慶通源入對于寢殿　上已不省事浚慶進前大聲曰臣等来　上不應浚慶使史官書進二人名　上亦不能視浚慶仍啓　王妃曰事已至此當定社稷之計

主上不能顧命 中殿須有指揮 王妃答
曰乙丑年曾得 上旨須以其入為嗣盖於
乙丑九月 上疾篤 中殿下一封書于大
臣以河城君潛邸諱為嗣浚慶等拜謝曰社稷
之計定矣是曉 上薨大臣使都承旨李陽
元同副承旨朴素立注書黃大受及兵曹判
書元混領侍衛將士迎 上于德興君第時
上方居河東郡夫人之喪哭辭靈座著白衣
烏紗帽以出將乘輦大受請舉簾諦視陽元
等遂進輦前審視環拜而行入自光化門由

勤政殿東庭即喪次李浚慶素有重望國人倚信傾想皆曰此時有此人國必賴之嗣位纔定人情大安者浚慶鎮物之功也 上德興君第三子也幼有美質相表清秀 大行王既喪順懷世子擇於諸姪中默眷已久乙丑夏 大行王寢疾從大臣建儲之議與王妃密議定策惟大臣知之雖未正名號別置師傅韓脩明鄭芝衍等教之數令試學業每進見歎曰福哉德興 上讀書甚精時有難問出人意表師傅或不能答至是入承大

統時年十六改 御諱曰 七月丙辰 上
即位于勤政殿是日成服後百官備禮以請
上牢讓不出喪次大臣懇請 王妃亦堅請
乃出次猶不敢上御床大臣以下再三勸進
乃上座受百官賀尊 王妃為 王大妃大
赦殊死以下 王大妃垂簾同聽政 上既
即位動遵法制前時内畨宦官猥衆命減其
半常閉户默坐不與宦寺接言語朝野想望
聖德之成就 上乳母乘屋轎入謁有所干
請 上不許且責其僭乘乳母步還其家○

庚午詔使檢討官許國給事中魏時亮入都
國等以 新皇帝頒登極詔來至嘉山聞有
國喪謂譯官曰此事前所未有吾等之行適
値爲殊不幸矣仍問 國王有子乎譯官曰
世子夭歿無他嗣矣又問首相何如人曰首
相李浚慶賢相也國人信之兩使曰無虞矣
卽使頭目俞深託以問喪禮先馳入都實欲
偵探事故也及至都 上稱權知國事具世
子衮冕章服出迎于慕華館禮曹判書李鐸
相禮終始無違禮兩使注目歎曰這等少年

動中禮節東國之福也○上大行王廟號

曰明宗大行平日常曰得謚爲明足矣至是

果合先旨　大妃泣以諭羣臣○以李滉爲

禮曹判書知經筵春秋館事再辭不許滉守

道山樊聲望日隆　明宗累召不至詔使之

來領議政李浚慶請以製述官召滉遂應命

入都未拜命而　明宗昇遐仍在朝撰進

明宗行狀旋拜宗伯辭以疾　上曰聞卿賢

德久矣若今新政卿不仕則予豈安於心宜

勿辭○冬十月丙戌　明宗卒哭禮畢後命

行白笠終喪之制國朝五禮儀國喪既卒哭朝臣公會則權着烏紗帽黑角帶着白衣而常時則着白笠白帶 成廟朝議者以爲帽帶皆用烏則笠亦當黑廷臣皆從之非制也 中廟之喪左相柳灌議以燕居黑笠是卒哭即脫喪也復用白笠 仁廟初喪灌等殺死大臣即廢其議復着黑笠 文定之喪尹元衡又詆灌議爲非衆不敢爭至是復用白笠如禮○大臣以冬雷辭職 大妃下教曰大臣何辜過在君上若有賢士沈滯者無辜被

罪者悉皆疏解叙用於是大臣以乙巳以來
被羅織者抄錄以啓或請放還或請復職遂
復宋麟壽職牒人心大悅○命盧守愼柳希
春金鸞祥柳堪李元祿等復官皆乙巳以後
得罪之人也○大臣請遵舊制復常膳 上
不聽三公率百官堅請乃允又命百官開素
皆遵舊制也時 上頻御經筵辨問甚詳講
官淺學者皆憚於入侍朴淳入侍出語人曰
聽 上玉容眞英主也奇大升每入侍而退
歎曰好學樂善眞聖主也至於感泣先是未

卒哭御經筵只臨文讀之無質問之語羣臣
頗疑闕略卒哭後始反覆辨論蓋 上欲存
諒闇之禮而然也○執義奇大升入侍經筵
啓曰天下事不可無是非是非分明然後人
心服而政事順矣 中宗大王勵精圖治登
庸賢士士亦樂為之用以唐虞三代之治為
可復致當時趙光祖善人也取重士林小人
之徒欲行讒間適光祖等論靖國功臣濫錄
者南衮沈貞等以此謂光祖收拾人心圖為
不軌或置之死或黜或竄 中廟末年始知

其實或宥或用而 先王初年士林有學行
者小人媒孽以為倡起己卯之習初論以浮
薄竟律以亂逆李彥迪宋麟壽盧守慎丁熿
柳希春等是也 先王冲年豈能知之乙巳
以後更無有言是非者矣高麗末鄭夢周始
為程朱之學入我朝傳習夢周者金宗直也
金宏弼宗直弟子也 成廟賢之擢為佐郎
而燕山朝亦被謫死 中廟初贈職右議政
光祖又宏弼弟子也有篤學功夫欲回世道
塞利源不遂而死李彥迪學行亦近代所無

其遺書之藏於家者宜搜訪表章而彥迪與
光祖並追贈其職則是非可明而人心興起
矣李滉自少力學當初見善人受罪故退歸
矣欲用賢人則先須使是非分明也 上從
之命取進李彥迪遺書初彥迪在謫中取易
經進德修業之義衍為八條一曰明道理二
曰立大本三曰體天德四曰法往聖五曰廣
聰明六曰施仁政七曰順天心八曰致中和
欲為聖政之助而以時義之不可而不敢進
至是其庶子全仁上疏呈進 上下旨奬諭

即復彥迪官爵下教曰李彥迪非特無罪實
有學行近代獨有著述學本程朱故所言皆
道理欲以示諸天使遺書在其家者搜訪得
出使後學矜式特召李滉拜知中樞府事繼
以教書諭旨辭不至承旨許曄白　上曰自
古帝王得賢士為學然後王業可與李滉累
辭病　上若致敬盡禮欲以為師則可至矣
上從之○召處士曺植成運前郡守李恒等
皆不至植於　明廟之末累被徵召丙寅始
造朝拜尚衣判官嘗一登對即辭歸恒同時

被召入對進學致治之方除林川郡守赴任
一年棄歸至是朝臣交薦之皆下書特召○
上御經筵講大學奇大升入侍 上因論古
帝王政治優劣問曰堯舜湯武皆得賢臣共
成至治三代以下雖有濟世安民之賢而不
樂仕宦以道自守是皆不得其時而然耶雖
遇其時亦有不仕者何也大升曰明德新民
體用之學也若真儒則豈獨善其身乎一徧
之士則或有長往山林者矣仍歷陳程朱諸
賢進退之節與時君離合之機以及我國

祖宗朝賢人君子立朝遭讒之事 上然之
又言自 上留意求賢臣民之福也頃日李
滉李恒曺植皆被特旨此繼述 先志甚盛
擧也李滉則地位甚高祖述程朱其論述近
於程朱我國近代所稀有也其性恬退不樂
仕官閑其居鄕甚貧苦李恒則少時好俠業
武悔悟爲學做得工夫其勇與古人無異德
器亦成見之儼然但晩而知學學問不能該
通曺植則氣節磊落壁立千仞可以廉頑立
懦而學問則不循規矩成運亦遺佚之士也

年過七十臣未知其學如何大抵恬淡自守
人也一時賢士人品亦不一而李滉當爲最
自 上召數人等欲致三代之治則彼豈敢
以伊周自任乎必以學問未至爲嫌接待過
厚則亦恐不敢當也待其上來接見則必有
所言信任則所當專一接待則當有斟酌一
時厚待而不能繼之則讒間之所由生也且
必 聖學高明然後政事得失人物賢否可
以知之矣 上然之○領議政李浚慶於經
筵白 上曰主上新服厥命此億兆傾心之

日也凡所施爲一切不可放過人主一語一
默一動一靜莫不係於國家興亡不可以一
動靜一語默之微而有所自逸人心之難制
莫甚於慾匹夫不是無慾而或畏法有制或
所遇不豐不甚爲慾所使然猶有喪身亡家
者惟其難制故也至於人君則所交於前者
莫非豐亨豫大之事而無法制之可畏故雖
明易溺雖安易危惟慾易放故也自古人君
以欲致亂者多矣當此卽位之初願先以此
爲戒以爲保宗社保生民之本焉況直言者

國家元氣不可一日無也言雖合道以逆于心而怒其人則治亂之所由分也又必親近儒臣誠心講學先正本原之地可以為措事出治之本矣 上動容聽納

戊辰元年春正月知中樞府事李滉上疏自劾申乞致仕 上以御札答之曰觀卿疏辭謙讓過矣卿以累朝舊臣德行之高學問之正雖閭巷之人孰不知之予亦聞焉久矣卿在先朝累被召赴至於末年又至都下奄遭罔極之變遽即旋歸是必以新政之無道尊賢

之不誠故也予之悔恨其可勝言古之人君
雖明聖必求賢爲師況予自少不受嚴師之
教遽承艱大之業　慈教亦曰予無知識況
在煢疚之中我何教導當如李滉則可也常
望卿之上來　慈意如是之勤而卿不肯來
無乃未之思乎當今朝廷雖多宿德予之望
卿亦如星斗卿須不以進退爲嫌而上來勉
疾留廷以輔予愚末之質○以盧守愼爲弘
文舘直提學兼藝文舘應教守愼懇乞歸養
父母　上曰守愼學行卓異將共成治效恐

未可許歸養令大臣議之李浚慶曰 聖學日進經筵不可無此人令本道監司敦諭其親來京可免遠遊之憂專意勸講 上從之○奇大升於晝講啓曰人主欲興治化不但先修一身當急聚集人材比之作室當先備材木也二十年來士禍慘酷先輩凋零後生不務爲學宜修明學校之政培養人材若有能知國家治亂生民休戚者輩出則國家舊弊可革未遑之事可以修擧矣 中廟末年人材衆多而不幸士林遭禍存者無多二十

年在謫中而有不廢學問者雖蒙恩立朝年
已耆艾若循次遷叙則恐不及大用亦非用
賢之道也表著之人不次登用爲當此指白
仁傑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而言也又啓曰
中廟朝監司使鄕校諸生講讀小學故臣爲
諸生時亦因此始知小學自乙卯兵變以後
監司不復以宣化爲意惟檢閱軍器而已若
以可合師表者擢授方面則庶可興學 上
令大臣議行○復名曹植不至上封事開陳
君德大抵以明善誠身爲要又極言胥吏姦

欺之狀曰堂堂千乘之國藉 祖宗二百年之業公卿大夫濟濟後先相率而歸政於僮隷夫以尹元衡之勢而朝廷克正之況此孤狸鼠雛腰領不足以膏齊斧乎 上答曰觀此格言益知才德之高矣當留念焉○大妃還政于 上時有日上虹暈之變 大妃謂侍臣曰女主爲政雖使庶事咸熙而大本不正他無足觀況未必盡善乎日變之作良由未亡人聽政也即命撤簾前此白仁傑入侍因說古事微及還政之意 大妃已納其說矣○命薦遺逸之士京畿觀察

使尹鉉以成渾應命曰遺逸之士今世難得有成渾者學問有自得之妙云渾守琛之子也早承家庭之訓行純而不雜學進而不退鄕人稱善士故鉉擧州牧申狀而上其名○夏五月命遞李滉左賛成移授判中樞府事下旨促召滉既力辭新命朝廷知不可強起有於經席請授閑官以至誠召之則宜無不至乃有是命下旨曰予以眇躬生長民間入承大統臨御以来罔知攸措思聚賢德之士以輔不逮卿雅性冲澹存履純明居閑守静

潛心儒者之學蓋亦真積力久其於義理性命之奧格致誠正之要必有脫然釋悟而超然造詣者置之經席觀儀度而聽議論足以去予之昏愚長予之心智而累次徵召皆出至誠而竟無起意予甚缺然頃授卿以左贊成之職者乃予慕卿之深望卿之重而實循乎僉議之公也卿反以此為嫌辭退尤力是予所以褒卿者適足以沮卿已命遞改卿復何嫌卿其念之不可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况乃承命就召在途連狀請並改正崇政加

階不許○以李珥爲弘文館校理珥上䟽有
曰臣髫年求道學未知方泛濫諸家罔有底
定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妄塞悲遂耽釋教
因昧本心走入深山從事禪門迨周一年賴
天之靈一朝覺悟矍然歸家慙憤求死自古
中釋氏之毒未有如臣之特深者當是時自
分爲世所棄便欲躬耕讀書以送天年臣父
惜臣雕蟲末技強令求名遂作舉人應舉不
輟區區之意只求升斗之祿以救飢寒耳豈
期好官倘來謬忝横被歷職郎署出入華省

自顧初心不寒亦慄請令解臣職退之畎畝勉力爲學以修舊愆　上答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所陷溺不可以昔日耽釋之小失輕遽論思重任且悔過自新其意可嘉宜勿讓○秋七月判中樞府事李滉承命入京滉以赴召稽延詣闕待罪答曰今予得卿實國家之福也○八月李滉上䟽陳六條　上親札批答曰卿之道德質之古人亦鮮其倫凡此六條眞千古之格言乃當今之急務予雖眇末敢不服膺其䟽一曰重繼統以全仁

孝 主上以王室至親入承大統凡所以繼
志述事者莫非出於至誠其於仁孝之道不
患其不致隆也然心難持於盤水善難保於
風燭異時耳目之蒙蔽雜陳愛憎之妖惑並
進日久月深事玩情狃所以承宗廟奉長樂
者動有違慢馴致於殺其所當隆隆其所當
殺安保其必無乎此古来入繼之君所以多
得罪於彝教而今日之所宜戒者也二曰杜
讒間以親 兩宮孝慈之道出於天性其倫
至重其情最切宜無有不盡者而或至於孝

道有缺慈天亦爵恒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其故何哉昵侍左右便嬖給事者無非宦寺與婦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狡獪挾奸懷私喜亂樂禍情狀萬端一或傾耳而聽信則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不慈必矣又今日 殿下之事親所謂以義而隆恩以變而處常實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釁者也況宮闈之間宿奸老蠱猶未盡祛不但如羸豕之躑躅焉伏願 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之訓嚴於自治而謹於正

家篤於事親而盡於子職使左右近習之人
洞然皆知　兩宮至情而讒間無以得行於
其間則自然無陰邪間亂之患而孝道無闕
又推此心以致孝敬於　恭懿殿道隆繼繼
仁至義盡而三宮懽洽萬福畢臻矣三曰敦
聖學以立治本帝王之學心法之要淵源於
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然舜之此言但道其危微
而不及其危微之故但教以精一而不示以
精一之法後之人雖欲據此而真知實踐乎

道殆亦難矣其後列聖相承至孔氏而其法
大備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是
也臣請先以致知一事言之自吾之性情形
色日用彝倫之近以至於天地萬物古今事
變之多莫不有至實之理至當之則存焉即
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學之不可以不博
問之不可以不審思之不可以不愼辨之不
可以不明四者致知之目也而四者之中愼
思爲尤重　殿下旣以啓其始而發其端矣
臣請因其發端而益致其積累之功至於歲

月之久功力之深而一朝有豁然貫通處則
始知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真是其然
而不迷於危微不眩於精一而中可執此之
謂真知也臣請復以力行之事言之誠意必
審於幾微而無一毫之不實正心必察於動
靜而無一事之不正修身則勿陷於一辟齊
家則毋狃於一偏戒懼而謹獨強志而不息
數者力行之目也願 殿下隨時隨處念念
提撕件件兢業萬累衆欲灑滌於靈臺五常
百行磨礱乎至善食息酬酢而涵泳乎義理

懲窒遷改而懋勉乎誠一廣大高明不離於
禮法參贊經綸皆原於屋漏如是真積之多
歷時之久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而忽不
知其入於聖賢中和之域矣四曰明道術以
正人心唐虞三代之盛道術大明無他歧之
惑故人心得正而治化易洽也周衰以後道
術不明而邪慝並興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
治化之而難化也何謂道術出於天命而行
於彝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故臣愚必
以明道術以正人心為新政之獻焉然其明

之之事亦當有本末先後緩急之施本乎人
君躬行心得之餘而行乎民生日用彝倫之
教者本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後而緩也
臣伏見東方異端之害佛氏為甚老莊之虛
誕或有耽尚而侮聖蔑禮之風間作管商之
術業雖無傳述而計功謀利之弊猶痼鄉愿
亂德之習濫觴於末流之媚世俗學迷方之
患燎原於舉子之逐名而況名途官路乘機
抵巇反側欺負之徒亦安可謂盡無也以此
觀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設若不幸而 主

上向道之心少不如初則凡此數等之人必有雜然並進百端攻鑽一爲所中便與之俱化於彼矣伏願　殿下執志如金石貫終始而無渝明道如日月廓氛陰而罔干常久不已則待與之士自新之民皆升於大猷向之羣邪雜慝亦將受變於神化之不暇矣五曰推心腹以通耳目人主者一國之元首而大臣腹心也臺諫耳目也三者相待而相成古之人君有不信任大臣不聽用臺諫者譬如人自決其心腹自塗其耳目固無元首獨成

人之理其或有信任大臣而不由其道其求之也不求其能匡濟輔弼之賢唯求其阿諛順旨者以謀遂其私所得非奸邪亂政之人則必凶賊擅權之夫君以此人為濟欲之腹心臣以此君為濟欲之元首上下相蒙締結牢固人莫能間忠賢盡逐國内空虚而耳目之司皆為當路之私人矣所謂耳目者非元首之耳目也乃當路之耳目也於是憑耳目而鼓勢煽熖以黨助權臣之惡由腹心而積戾稔禍以畜成暗主之慝侈然自以為各得

所欲而不知元首之鴆毒發於腹心腹心之蛇蝎起於耳目也臯陶之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萬事之墮責在元首也宋臣王介之言曰宰相而承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言邪逕之爲害也至呂公弼之諫仁宗則曰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故臣以爲不由邪逕而能相爲用至善之道也六曰誠修省以承天愛 殿下握符御極一期于玆而乾文屢變時孽並作和氣不應兩麥全耗

水旱之慘振古所無風雹蝗螟衆異畢見此乃天心仁愛　殿下之深而威警　殿下之至也伏願　殿下推事親之心以盡事天之道無事而不修省無時而不恐懼　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心術隱微之間疵病山積不可以不淨盡宮禁雖本有家法而戚屬幽陰之類納謁霧集不可以不遏防聽諫雖如轉圜之美有時乎以私而牢拒在所當改樂善雖如好色之誠或至於以虛而強求在所當審爵賞毋濫使無功者倖得而有功者解體裁

宥毋數使爲惡者獲免而爲善者受害尙氣節礪廉恥以壯名敎之防衛者不可疏崇儉約禁奢侈以裕公私之財力者不可緩　祖宗之成憲舊章積久而生弊者不可不稍變通然或並與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紛更之必致大患縉紳之嫉正忌異伺釁而生事者固不可不預鎭靜然或自乖於賢儔善類而互相排擊之必見反傷專倚於守舊循常之臣則有妨於奮興至治偏任於新進喜事之人則亦至於挑生亂階抑京外胥僕狼噬納使

而猶不足盜空府庫鎭浦將帥虎吞軍卒而
猶不饜毒遍隣族饑荒已劇而賑救無策恐
羣盜之大起邊圉卒虛而南北有釁慮小醜
之猝入允若此類臣不敢枚舉惟 殿下深
知天所以仁愛已者不徒然也內而自反於
身心者一於敬而無作輟外而修行於政治
者一於誠而無假飾不然臣恐否泰相極禍
亂相承數百年昇平之末國事之可憂將日
倍於今時之弊而天心之仁愛 殿下者反
爲 殿下之自棄也○上御經筵李滉入侍

講論語假我數年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矣及其註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仍推衍其義進啓曰姑以乾卦言之上九位已亢極故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有亢龍有悔之象人君若以崇高自處簡賢自聖獨知馭世無下下之意則應此象而有窮之災人君知此則可以無大過矣翌日又別爲劄記以進 上曰警戒之言予當日以爲戒時 上傾嚮滉甚切在經筵隨事陳戒臺諫之啓或不從者皆右之 上無不從之而

滉每以老病曠職乞退士大夫以其去留卜世道汚隆 上御夕講李滉入侍 上問曰頃者朝議欲追贈趙光祖其人學問行事何如滉對曰光祖天禀秀異居家孝友早有志於性理之學 中廟求治如渴光祖自以爲不世之遇與金凈金湜奇遵韓忠等協力同心大有更張設立法條以小學爲教人之方且欲舉行呂氏鄉約四方風動著久不廢治道不難行也但當時士類急於致治舊臣之見擯者失職怏怏搆成罔極之禍餘禍蔓延

至今士林之間有志於學行者則惡之者輒指為己卯之類人心孰不畏禍士風大汚名儒不出職此故也南袞之罪可謂上通于天今日衆論乃彰善癉惡之擧必褒贈光祖追罪南袞是非可明也 上從之○冬十月李滉晝講因天變陳戒曰孟子言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之道只在存心養性宋張橫渠作西銘說此理甚分明因事親之道以明事天之道推其極則乃聖人地位之事而下學工夫亦無不曲盡知此然後敬天之

道不待假飾於外而可做真實工夫請講小學畢後先講西銘從之○十一月李滉進劄上聖學十圖一太極圖二西銘圖三小學圖四大學圖五白鹿洞規圖六心統性情圖七仁說圖八心學圖九敬齋箴圖十夙興夜寐箴圖　上以為甚切於為學命作屏帖以觀省○十二月奇大升因侍講啓曰近来李滉所啓　上或教之曰言聽計從至於臺諫侍從之言雖小必留難臣恐滉反不自安尊賢當自修身始徒以外貌尊寵之老病之人又

豈欲苟容於朝乎　上曰此言至當　上曰
李滉比之古則何等人耶予為此評論亦未
安而素懷如此故言之矣大升對曰臣迷暗
何以測知以臣之見則滉年已七十所見亦
高而不主張已見雖年少所論必商量反覆
其觀書小無執滯篤信程朱功夫純至古人
則不可知東方學問之人所著述臣亦見之
如此人者蓋寡又言滉稟性恬淡雖勉膺召
命而來寒苦適意富貴無心心欲求退以無
所展布尋常從仕死於朝廷之上為悶乃其

本誠也○忠清監司盧守愼上疏勸 上立志為學以為出治之本且進所撰夙興夜寐箴註解 上答曰卿所上章實是格言敢不服膺且此夙夜箴予前日受學於師傅韓胤明胤明以此授予曰此暗室盧某所解予敬而受之自此始知卿之為學出類超群矣今幸復見予當以此常自警焉

己巳 二年春正月以白仁傑為大司憲仁傑既退 上思其風節屢下旨召之仁傑固辭以疾至是特命進秩為憲長仁傑三辭 上手

札答之曰君子揚于王庭致君堯舜立準則於後世可也而楷於一言遠引而去豈爲士之道哉卿忠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冰霜不待人言而知之矣宜速赴朝勿辭仁傑乃拜命○三月判中樞府事李滉自陳老病懇乞歸鄉章累上不已 上引見再三懇留滉求退益力 上曰卿今歸矣乃有所欲言者乎滉對曰古人云憂治世而危明主蓋明主有絶人之資治世無可憂之防則獨智御衆有輕忽羣下之心而驕侈之心生矣今世

雖似治平南北有釁生民困悴不可謂無可
憂之防也 聖質尚明羣臣才智不足以滿
聖意故論議處事之間不無獨智御世之漸
識者預以為慮臣前日所上乾卦飛龍在天
之上又有亢龍有悔之言人君過自高亢不
肯與臣下同心同德則賢人在下位而無輔
所謂亢龍有悔也然必學問之功不廢然後
私意可勝而此等病痛當消釋矣臣前日所
進聖學十圖非臣私見皆先賢所為其功夫
則臣所進劉中思字學字為要以此致思焉

則所得益深而小臣願忠納誨之意也　上
復問所欲言對曰我國士林之禍起於中葉
廢朝戊午甲子之禍不須言也　中廟朝己
卯之禍賢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邪正相雜
奸人得志輒復私怨則必以爲己卯餘習士
林之禍連續而起　明廟幼沖權奸得志一
人敗又一人出相繼用事士禍不忍言矣願
以既往之事爲將来之戒自古人君初政清
明正人見用君有過則諫有失則爭人主必
生厭苦之意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人主

之心以為若用此人則吾所欲無不如意自
此與小人合而正人無着手處然後奸臣得
志無所不至矣今新政之初凡所諫諍皆屈
意從之無大過矣久而 聖心或移安能保
其如今日乎如此則奸人必勝而與初政必
大相反矣唐玄宗開元時賢臣滿朝以致太
平而緣玄宗多慾而李林甫楊國忠一意逢
迎由是君子盡去而小人獨留終致天寶之
亂一君之身而其事如二人者初與君子合
終與小人合故也願 上以此為大戒保護

善類勿使小人陷之此宗社臣民之福也臣
之所欲戒告無大於此也 上曰所啓當以
爲戒執義權德輿上疏言政院不請留而徑
請引見又不待許退而徑請給驛以送未聞
有縶駒之人而反有給馬之請何也由是
上不許遞職○盧守愼居喪疾劇 上遣醫
持藥救療守愼上疏哀謝疏末陳戒六條云
臣前日所陳立志之說誠能盡誠於此則其
他要務卽擧而措之耳臣猶有所憂者憂
殿下所務之如何耳務討文義訓解而不務

求義理事實務察政事瑕纇而不務立治道治法務攬權柄而不務合於人心務循前例而不務斷以古義務悅諂諛而不務愛正直務喜才藝而不務重器識玆六者皆臣病中之過憂也　上答曰病中陳列愛君之忠可知矣予當服膺自省○夏四月　上御朝講講論語勿欺而犯章以雙峯饒氏所註人臣自好貨色而却諫其君好貨色之說爲是翌日奇大升入對曰人臣若非聖賢地位則豈能盡善乎或欲爲善而工夫未及氣質偏滯

有不能爲然其愛君之心欲使吾君所爲盡
善而無過故不得不諫若以爲吾身不能而
不諫君過則是幾於吾君不能而謂之賊者
矣自　上見得似偏外間聞之亦甚疑訝矣
且言　上泛觀雜書有妨正學四書小註及
性理大全所編與先儒定論違戾者多請一
度覽過後專觀大文大註　世宗大王晩年
亦如是請以爲法○是月有霜雹之災命弘
文館博攷古事以啓命議獄緩刑○明宗大
王禫後不受賀行慰禮從李珥之言也○閏

六月 上御晝筵謂侍臣曰頃者筵臣言尹元衡當國無一人直言偏邦人賦性不厚不及中國此言思之甚害理也奇大升對曰此乃憤激之論但謂我國不及中國則偏而有弊之言也方前朝紀綱板蕩之後我 太祖東征北伐大濟生民天命人歸理當主國然麗氏之臣欲扶持而不濟繼之以死者有之革命後亦有不仕者一時氣節可見矣至于我 祖宗朝名士每罹慘禍而後來者不少懲創相繼興起近來風俗大謬士夫間有不

言自守者交相賛譽多占美官朋儕間雖細小彈駁亦不敢爲若有言之者必曰有某事嫌芥而然風俗之誤一至於此元衡之世兩司長官皆其門下非但於國事不敢可否元衡稍有意向必逢迎成之如妾子許通等事是也 明宗洞燭凶邪之狀有厭苦之旨故人得以論之不然則豈能去之乎今之時習大抵以不言爲貴臣竊悶焉辛應時啓曰辛旽擅恣滿朝靡然獨有李存吾鄭樞上䟽論之元衡之時則人主孤立無一人言者 上

曰鄭樞李存吾非他國人亦我國人也不但
上疏至於廷辱辛旽豈不及中國人爭此議
一偏故特言之矣大升曰 聖念及此深知
其病東方萬世之福也仍言元衡以妾爲妻
明宗一日泛問古有以妾爲妻之時乎入侍
諸臣不能出一言此畏禍而不敢也元衡之
爲右相 文定以其非老成難之元衡又辭
退三司論啓以爲賢者不可不在於此位臣
曾於玉堂見劉稿矣 上曰其時爲其論者
今尚在朝耶對曰臣與同僚共觀以爲世難

則不可仕官恐如此遺臭於後世也儕輩相與笑之矣　上不問其人姓名曰此初由一二人承順倡言而其餘則畏禍而從之士氣當培養也大升又言（實錄作尹根壽之言非奇大升之言）明廟欲使閭巷常讀小學尹溉從而贊襄元衡折之曰人當爲善於心已卯年崇尚小學而辛巳年生亂乙巳年又生亂此乃亂逆之書也尹溉聞之震慄云　上曰元衡之害我國不可勝言此言今始聞之真得罪萬世者也

○秋七月校理李珥進東湖問答書時湖堂

賜暇讀書儒臣例呈一朔所製詩文大提學
科次勸課珥在東湖因朔課製東湖問答數
萬言以進先論古今君臣國家治亂以及當
今經濟之策條陳畢備 上深留意省覽焉
○李珥入侍經筵啓曰爲治先須識時人君
雖欲有爲若權奸專國或兵革搶亂則雖有
其志治務難成今者幸無權奸及戎馬此正
殿下有爲之秋也 上曰此言則然矣但戰
國擾攘之時孟子勸齊梁行王道則雖有戎
馬亦可行王道也珥拜謝曰 殿下所見誠

卓冠千古矣但王道之行在於實功不在於
言語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此最要語也○
李珥白 上曰作人之效雖非一朝可見弊
習傷教者不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
館目爲新來汚辱侵虐無所不至夫豪傑之
士尚不以科擧爲念况使之毁冠裂服盡喪
威儀以棄廉恥然後乃登仕版則孰肯爲用
乎中朝則接待新恩之人禮貌頗重若聞此
事則必以爲胡風矣 上曰侵虐何意昉於
何代珥曰文獻無徵但聞之麗末科擧不公

登第者貴家子弟口尚乳臭故時人目之曰
紅粉榜人情憤激遂兆侵辱云 上曰可革
也特命痛禁其弊少減○冬十月有日變
上避正殿減膳撤樂下教求言延訪羣臣領
議政李浚慶對以嘉禮在前而變異如此恐
有後日宮闈干政外戚恣橫之患宜恐懼修
省○十一月尊德興君爲大院君加嗣子河
原君珵爵一級給田土臧獲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四